皇明詞林人物考

皇明詞林人物考卷之四

楚麻城王兆雲元楨輯著
豫順陽李　蔭楫孅閱訂

史明古

予讀吳文定公文知吳江有史山人鑑久矣及閱沈石田詩又知有山人史明古然未覩其全集也殊嚮往之萬曆丁酉遊吳門乃得其全集於友人陸生家名西村集詩文共八卷夏夜覽一過如對古人頓令煩襟灑然也憶文定公表

其墓有云世有信古執禮如斯人者乎有博洽好學如斯人者乎有才之達論之正如斯人者乎亦有剛直好義高曠絕俗如斯人者乎信斯言也西村鏊我 國朝山人之夏出者詩可無傳乎以文定公平生當不誣矣

陸文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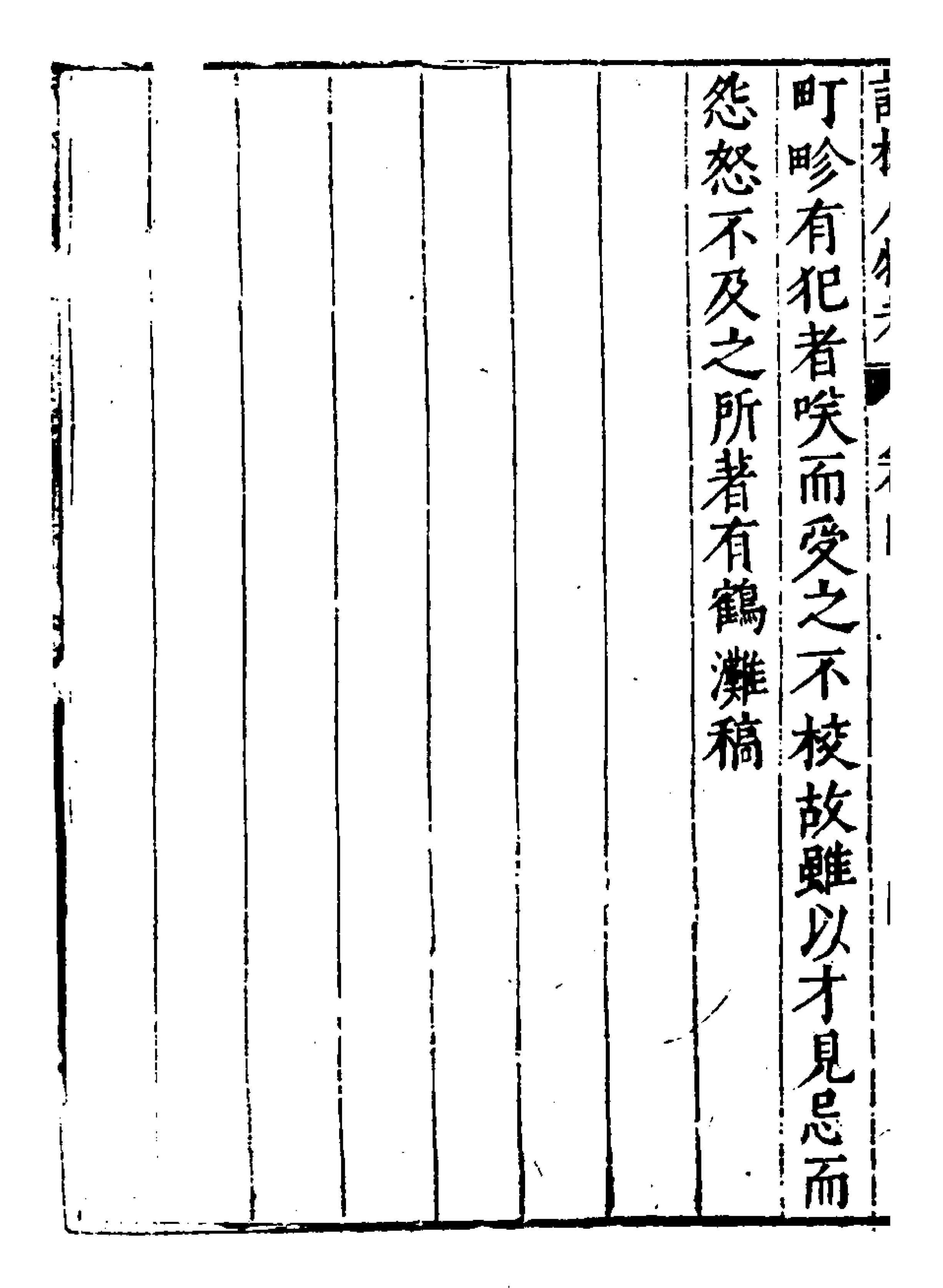
陸式齋公容字文量崑山人舉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外艱服除改兵部職方主事遷武庫員外郎進職方郎中內艱服除改武選擢浙江右叅政以大計罷明年卒年五十九君白晳豐下秀眉目博學能文章有經世志其郎兵部時最爲其長所委信封事條上日數千言皆以屬公西域胡進獅至秦峪關乞遣大臣逆之安南數與古城鬨議發兵至討公俱力言之而寢公又

言錦衣百戸韋瑛誣害良民十餘人當誅中貴人所舉金齒騰衝參將昌佐不當用又舉都督僉事王欽梁宏非有功不當除　上爲勉聽之而其所上封事若儲養台輔教導勳戚愛惜人才久任廵撫經理京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皆鑿鑿中利害即與他部事有所侵忤弗計也其治浙尤有神明稱而以失色一郡守爲所挾開橐得吏賕金致謫免公旣負材且晚遇意有所欲爲而出不意免以是自恨屬疾竟

不起所著有式齋稿浙藩稿歸田稿式齋筆記封事錄太倉志水利集問官錄救園穕記若干卷

錢時欽

公名福字時欽尋改與謙直隸華亭縣人早從遂菴公遊文名甚著丙午舉鄉試弘治庚戌會試第一　廷試凡三千餘言曾不屬稿辭理精確若宿構者劉文穆公得之稱不容口因請于
上復賜一甲第一授脩撰癸丑同考會試所取則弋陽汪俊泰和羅欽順等世稱得人尋以酒成癖遂不起得年四十有四居家以色養念父老欲請移官養親例不得遂與人坦率不立



盱眕有犯者唉而受之不校故雖以才見忌而

慭慭不及之所著有鶴灘稿

靳文僖

靳公名貴字充道南直隷丹徒人也弘治己酉鄉試第一庚戌會試第二廷試第三授編脩歷少師戸部尚書華葢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僖貴素靜重簡默不輕爲臧否對客論事恒不盡其辭人或以爲過愼比居密勿侃侃正言略無顧忌事關宗社同事有所論諫從臾甚力家居率從簡約作師儉堂以示子孫葢亦休休有容之大臣也而其敷對之詞與應酬之作俱

多純正典雅蓋亦與其人相似云有集若干卷藏於家

毛文簡

毛公名澄字憲清弘治癸丑　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歷陞學士吏部侍郎進禮部尚書充經筵官東宮講讀官與修　會典通鑑纂要孝廟　武廟實錄順天府鄉試主考一禮部會試同考二主考一咸稱職業時　武廟南巡倡議諫止疏凡數上論釋都御史彭澤文致罪奸寧擕之弗爲動奏寘逆濠要請迎扈　今上入繼大統會衆推爲吏部尚書固辭乃止尋以病

乞歸加太子太傅致仕遣官護送卒于道贈少
保諡文簡澄持身貞靜立朝清謹所爲詩文多
不存稿居鄉素行尤足重云

可人簡

公名孟春字子元先世廬陵人遷於廣元有爲都統鎮郴桂者因家郴祖俊雲南按察僉事父說刑部郎中孟春少穎異稱奇童長游李文正之門文正嘗稱曰子當表吾楙弘治癸丑進士兵部主事員外郎中馬端肅劉忠簡大見器重嘗使山陝清馬政還上五事併劾撫臣不職朝論韙之爲河南叅政擢太僕少卿究極馬政利害兵部著爲例　武宗朝嘗欲取馬價他用孟

春力言不可竟止晉正卿拜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雲南多所興革討十八寨叛逆立永昌
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歲增賦若干石　召
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尋改吏部以引拔人材爲
已任與喬太宰宇林司寇俊彭司馬澤汪少宰
俊同心謀議焉嘉靖甲申議大禮孟春前後三
上疏勸從初議間得張或問具疏辯析復諸百
官伏　闕以請調南京工部旋引疾歸及明倫
大典成　詔削籍孟春博究經史歷數兵法皆

精其學著餘冬序錄六十五卷閏月分義一百卷
又有撫滇條約軍中耳學平夷錄備荒書恤刑
書奏議稿通數十卷註孔子家語陶靖節集易
疑初筮西涯擬古樂府行于世號燕泉卒六十
三有何文簡公文集汝南趙汝泉撫楚時選梓
之

薛平甫

薛清江名格字平甫世居江陰之鄧陽里少穎悟經史過目不忘弱冠領成化庚子鄉薦累試不第益肆力于學中弘治癸丑三甲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三年授檢討階徵仕郎尋以天恩贈其父封其母念母年高不得就養乃疏乞歸省居無何遘疾卒年纔四十有四憶公選庶吉士時　內閣考題爲中秋無月公詩一聯云開山有調空聞笛烏鵲無聲倦倚樓是誠足傳矣

惜其文之不全也因記公鄉先輩孫大雅作有滄螺集數卷行世而詩竟不傳葢文勝於詩也公固詩勝於文者乎即詩不多當傳無疑矣

李獻吉

李公諱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也母夢日墮懷中寤而生公故名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弘治癸丑舉進士丁内外艱戊午授户部主事倡為古文辭以變衰陋斷自秦漢而止六代以下弗論也乙丑進貟外郎外戚壽寧侯張氏怙寵驕縱開張皇店奪民庄田聲焰熏灼莫敢問公獨上疏論語侵中宮　昭聖大怒　孝廟不得已下公錦衣衛獄拷掠詰責辭氣無所撓

孝廟坐　文華殿　召見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謝公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劉公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　孝廟色變李不敢對叩頭叩頭而已謝公從容對曰李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効忠於　陛下　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　旨夢陽復職一日　孝廟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問曰日來外間事何如劉公對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　聖德如天地之大　孝廟曰初下夢陽獄中中人皆勸朕杖之

其意實欲殺夢陽以快中宮之怒使朕負殺
臣名其不忠如此朕故釋之劉公曰　陛下此
事即堯舜之心也王德改元丙寅進郎中太監
馬永成劉瑾等蠱亂朝政給事中劉蒞陶諧相
繼論奏而大臣未有言者戶部尚書韓公文曰
流涕憂憤公進曰大臣同國休戚此而不言焉
用彼相韓公慷慨曰吾當言言而獲罪報　先
皇帝於地下耳乃令公草奏文多載集中疏入
詔廷議其事而八人者環哭　上前乞命事

中變瑾遂召入司禮監而中官王岳范榮皆竄死明年丁卯大臣多罷免瑾知韓疏公手草也蓄憾不已矯旨奪劉公健等四十八人官放歸田里榜爲黨人公與焉然瑾必欲殺公又明年戊辰矯旨羅織公罪械繫逮京師再下錦衣獄公之内弟左國玉者間行徒步從公上書康狀元海勉以大義賴力救得免放歸大梁庚午瑾敗辛未起公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宋習褒奬義節訓正禮俗士翕然向風時宸濠懷

逆招致文學凡吏江西有材名者即啗以厚利否則威刼之以公有大名折節下之公初不爲動久之墮其術中乃公不知也公旣材高負氣不肯同流俗人人多忌之而江御史某與公有嫌遂相奏訐　天子命大理卿燕忠體勘下公廣信獄榷苦殊甚公不稍爲屈竟文致開住而布政使鄭岳適爲濠所陷公素與岳不相能岳旣得罪謂公傾之也濠敗辭連公頗刑部尚書林公俊力救得𠂆窮治乃後大臣曁撫按數論

薦不用嘉靖辛卯就醫京口還大梁病卒所著有空同集若干卷公以命世之雄材洞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兩漢古詩莫如漢魏近體詩莫如初盛唐乃與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作爲古文辭以蕩滌南宋胡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裁彬彬郁郁蔑以尚矣李公材最高其人負奇氣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禍坎壈終其身世咸疾之如讎嗟乎斯人也豈世俗所能容哉

李伯材

李枝字伯材北地李夢陽子也夢陽既以詩名于時而枝生有異質爲詩文不搆思衆人環視往往驚避夢陽嘗有二龜放之江中作放龜賦命之亦作枝遂作曰斯螽切股厥鵙始鳴爰誠歸而西騖迅遵江而上征風潯瞀蘄黃憇李坪于是畜有朋龜大人放焉召枝而觀而嘅茲物之吏生焉龜則超波驚顧耆刺洸淵復出昂首雙煦盤旋中迸復還疑欲有言聊爾撇逝若懼

縶牽何物類之細微知含私而感渥雖靈詭之信殊請探臆而布欲萬物變化兮厥賦齊均惟龜爲靈兮蘊奇藏眞深游寡欲兮與物無爭清素自守兮純陰其精負乾履坤兮八卦成則伸縮配時兮龍行麟德厭彼汚濁兮服氣永考吉凶能前兮與鬼神乎消息願邁時以攸托兮志剡體而靡悔類哲民之殉國兮甘碪鑊于九死聖重之而錫貢兮陋文象之南金羌何用而不求之兮亦胡動而罔欽會希之以憬夷兮禮

兵以决策武定鼎以寧家兮每登觴而敬卜蹤
惟厥功匪不偉兮痛神離而不谷矧時俗之苟
且兮恒去誠而三瀆撫芰荷之荒寂兮棲蓮葉
以徜徉寧與泥淖蜯蛤溘焉畢命兮吾豈慕犀
陛之炳烺懼漁人之嚴綱兮恐苟軀于輕絲跂
延脰以愴惘兮保太和而遠之分于身之微畢
兮大不足以中度夢元君以脫之兮傷于靈之
不預紛忻悽之難逆兮倏偕獲而並拘恩曳尾
以躑躅兮甘猜咻而允枯幸君子之廣愛兮溥

溫育于纖小飫孚以潭之芬兮騰孚以華清之
沼恷遭逢之罔偶兮詎存濟之敢希願從之以
兆齡兮冀斯心之我知至人大觀兮體物以仁
視彼同我兮惠和而均諗細質之焉補兮臨漪
洑而縱孚顧濤瀨之洋洋兮時懐泣于芳渚白
黿放于毛氏兮嘗食報于冥冥買黿昌脫之兮
亦侯封而譽成將效兹以酬惠兮非大人之攸
望不疑何卜兮矧禍福之無方誠人心之有定
兮循民理而不愆天雖高而聽則卑兮竟攵羊

而載悅憶前轍以戒後兮矢韜輯以滅跡焉[illegible]任其橫突兮吸澄淪而靜覿惟冒罙之層設兮理難及千尋之淵即馨餌遍江海兮力豈制橫波之鯨鱣亂曰南山兮有巔微君子兮孰仁我淵萬年兮純嘏子孫兮永延枝舉進士爲南京戶部郎謫外府同知而罷性好酒放曠少檢束後益怠讀書與羣婢酣醉縱舟蓮塘日夕爲娛不復關世事也久之卒其所著亦零落不傳當夢陽時有汴人田汝耔從之遊而夢陽妻弟左

國璣甥曹嘉亦從遊門下三人皆有時名嘉舉進士爲御史上封事彈坐院都御史都御史不知曰彈者誰邪嘉平身曰老先生都御史即出待罪當是時嘉直聲動天下謫遠地後漸歴官至布政使歸卒于家素業銷落汝楙國璣皆鄉貢汝楙爲兵部司務國璣未仕卒于家兩人縱酒放言不閒小節各有詩集汴人大理寺正陸東爲叙刻之東字道函亦好學士也

王敬夫

公名九思字敬夫陜西鄠縣人弘治初進士授翰林檢討與何李諸名士友以刮磨砥礪爲古文辭以是與俗忤會劉瑾敗株連同鄉謫壽州判官竟罷歸九思益自放濫妓樂作時曲小令以自娛年八十餘終有集十六卷康海序曰我明文章之盛莫極于弘治時所以復古昔而變流靡者惟時有六人焉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儀封王子衡鄠杜王敬夫吳興徐昌穀濟南

邊庭實金輝玉映光照宇内後之君子言文與詩者先秦兩漢漢魏盛唐彬彬然盈域中矣獻吉仲默子衡昌穀之集皆已刻行而敬夫庭實尚未也辛卯秋敬夫子順天通判瀛彙次其集十六卷詣余請序余觀其集叙事似司馬子長而不屑屑於言語之末議論似孟子輿而能從容於抑揚之際至因懷陳致寄景道情則出入乎風雅騷選之間而振迅於開元天寶之右可謂當世之大雅斯文之巨擘矣夫德不孤必有

隣藝文之士抑儕以自高妬羣而獨抗者皆是也乎覩孟堅之于子長竊隘心焉故歷述　明興之文繇于諸公者如此後之君子其將有以感於乎言也夫

邊廷實　　劉希尹

邊貢字廷實歷城人也弱冠舉進士授太常博士擢户科給事中遷太常寺丞出爲衛輝守久之以按察副使視湖廣學移病歸　召拜太常少卿遷太常卿累進南京户部尚書尚書美姿風流饒吏事好交與天下豪俠其所搜積金石古文幾徧屬　主上清明備開秩匹所見稍稍游歷留司諸山水竟日夜而又好浮白多屈其坐人汪鋐時長憲心忌尚書名以爲罪論去之

卒年五十七所著集行于世王鳳洲筆記云何李赤幟貢實鴈行羽儀詞林贍多藝圃所惜者氣格少讓又云詩如洛陽名園處處錦爛五陵遊俠褭馬千金五言律勝七言七言律勝古
劉天民字希尹濟南歷城人弘治甲戌進士仕至副使詩得華泉指授而有少陵體裁胡世甫稱其清新雋逸繼華泉而嗣大雅

孫太初

孫一元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來人問其姓名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字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巓于是稱云人始知爲秦人及問其家世不之荅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遊浮湘漢躡衡廬踰河涉泗謁闕里登岱嶽之峰憇日觀觀日出焉奇之駭叫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是南走吳會吳會人識山人又識其詩

于是爭相禮敬山人固善說玄虛又膚瑩渥頳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于是愈禮敬而好異之士踵接于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鉅家則爭造寺餽美飲食鞋服以是饒裕冠珮之士慕名來訪輙供具懽洽竟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于是人士轉相譽稱爲孫山人聞四方矣一日病且革倉皇屬其友曰死葬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之墓已而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illegible]

越人以是覘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而山人則顧益說世務恒七齒不平共詩亦多爲忿激悲壯之音于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投情合泛濤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笑每自許與世無雙而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其人而病其放因說之居于是買田苕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妻妹張氏喜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爲全人矣是時建業劉麟龍霓咸徙居湖與吳克陸崐曁山人

結社遊號茗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
無何病作竟死年三十七有太白山人詩行世

趙叔鳴

趙鶴字叔鳴江都之瓜洲人骨聳神清異常兒家塾問學即篤志窮經博極羣籍年十四遊京口靳貴之門大見稱許弘治丙辰舉進士大學士謝遷脩撰李旻閱其卷以爲夙學及宴見其年少益奇之初授戸部主事精文法吏事而飾以經術爲司徒似鍾所知歲壬戌天下大侵代草上寛恤事宜詔文武大臣會議蠲諸不急因著爲例若干事陞本部郎中奉　勑督理永平

山海薊州糧草兼視屯田條上十六事曰嚴巡歷愼經收重監守謹追賍稽攬納舉屯政清逋欠均耗折廣儲畜增折放究監臨添分委計支應便徵納防冐濫懲挾詐皆邊場之急務也又以徵收豆草積久腐敗官斗苦克軍無實惠奏請折價貯庫臨時和糴以給軍需其古北等口倉儲不足以供遊兵則請分番操練遇警調發於是財節兵精而虜可備矣正德初出知建昌府益藩軍校怙勢虐民莫敢誰何一繩以法

中帖然未踰月逆瑾以先嘗窺賂不得遂搜薊州耗糧事左遷南安同知去之日建昌民老幼扶携遮道涕泣車至不能前及治南安惠愛猶建昌也屬邑上猶流賊竊發鶴率兵捕擊渡河及半賊反攻之兵潰執鶴鶴曰寧殺我毋殺百姓賊詢知鶴姓名驚相謂曰趙東衙好官也不可害翼至大宅設几筵豆觴鶴端坐不食飲遂送入梅關復揭詩于關壁有爲民爲國幾人如及大節臨危要不渝之句於是百姓迎歸權呼

多泣下者庚午擢知金華俗好淫訟多溺女鶴首禁之爲正婚娶之禮嚴告訐之禁選八邑諸生之俊者除舍給餼督之治學躬臨講授文風彬彬興焉錄東萊仁山北山魯齋白雲五先生遺書爲正學編集范香溪以下諸大家之作爲金華文統慨劉孝標首開文學將與唐舒駱及近世文士四十餘人日就泯没求其草之僅存者爲文統拾遺删正范忠簡文集叙而傳之以忠簡與潛默成忠清絶代則表其里居以金文

安家祠不食埀二百年則訪其十二世孫斂嗣之且展其墓立石封土焉在郡嘗抗疏論事無所顧忌有曰推德意以廣折徵計軍儲以革兠攬禰存留以充糧廪嚴儲畜以備賑貸寬加派以完織造此又外臣之所不敢論列者也歷二載監司部使者交章上列治行　朝廷嘉之進山西提學副使值父喪不行服闋補山東時士習縱弛敘法幾廢鶴奉　勑諭乃秉正約邪振頽警惰尤汰其無良者十之五六士洶洶弗任

竟相媒櫱造爲飛語譖之鶴即上章乞歸不俟命行矣鶴歷官二十餘年家無厚積最篤孝行養寡嫂卒葬之嫁其女如巳出平生嗜學迨老不衰詩恥凡語於古愛謝靈運於唐愛孟郊於元愛劉因嘗曰此道不宜淺淺則庸茸下矣晚所論著有書經會註武經傳孫武子十三篇定本示敬錄洙泗言仁續錄覤勝集文山寓揚忠憤錄維揚郡乘正要奏稿具區集姑蘇顧璘評其登泰山金焦諸篇言言自作更不隨人真凌駕千古殆確論哉

熊士選

公名卓字士選江西豐城人弘治丙辰進士為平湖知縣擢監察御史以劉瑾黜之歸黜者四十有八人瑾以其名詔天下號曰黨人瑾誅凡先黜皆起官而卓時已卒李夢陽將為江西按察司副使既往哭其墓復收輯其遺詩得六十篇錄之俾藏于家而為之序曰夫予於士選之亡而疑于禍福之幾也士選為御史日與四方士遊聲光赫赫頗有千仞覽輝之望夫治極亂

繼名高毀入丁卯後事余難言之矣　今上既
誅亂賊反之正民志烝烝不奸又號一治厥亦
往來之道乃令盜賊顧月益弗靖學士大夫相
與釋俎豆而議干戈設使天假士選年於是時
膺寄受扞必嶽立㡿躍表見流輩乃顧死也悲
哉古人有言曰勝觀數定觀理葢言禍福治亂
之必反也士選前罹黨禍慘矣今顧又死獨不
值其定邪然盜賊平且有日乃其人則竟巳矣
夫子安得而不悲故既收輯其遺詩而又重之以辭

顧華玉

顧東橋先生者諱璘字華玉其先吳縣人也徙家畱都爲江寧人先生二十一成進士爲歌詩與劉麟元瑞朱應登升之齊名曰江東三才子由郎署出守開封坐累謫入爲南京吏部郎復守台州歷藩臬所至有聲實自山西臬再遷浙江左布政使轉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引疾乞休吏部言其太驟以布政使致仕先生居閒無事多縱遊山水間觴詠自適者十餘年而始起

家巡撫湖廣入爲吏部右侍郎以督　顯陵工
晋爲工部左侍郎兼都御史　陵工成進尚書
兼脩　承天大誌先生開局聘楚故名士孛一縈
者王廷陳顏木王格分任之書成乃不稱　旨
遷南京刑部尚書被論致仕卒所著有息園諸
集若干卷先生詩富才情格不必盡古而以風
調勝往往膾炙人口文小弱然亦宛宛雅趣延
接名流如恐失之

顧英玉

公名瑮字英玉號横涇乃東橋司寇公從弟也少馳文譽藉有伯氏風督學黃侍御如金亟稱奇才遂聯登上第筮仕南武選郎雖居梓里而直行已志無所假借坐是買怨白巖喬公時爲司馬亦所不樂考察補外由知州歷官河南副使官居日用百需取給常祿出内以吏義不苟取高自負許耻諧于俗與物多忤竟以讒罷歸橐蕭然無以供昕夕乃息交絶游坐臥一小樓

凝塵滿席以文酒自娛而已時息園初闢門多載酒之客召之飲不就東橋公嘗餉以田亦辭不受鄉諸薦紳醵金爲買田强始受之值舊酒徒則縱飲窮日夜晚得末疾不良于行惟酒之故嘗作酒隱詩以見志聞者傷之

許彥明

公名隚字彥明號攝泉應天上元人也蕭散有逵韻雖居城市不慕榮利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好與諸名勝遊於金陵則友顧司寇陳侍講王太僕於蘇則友文待制徵明蔡內翰羽暇則從鄉中諸老登遊觴詠爲樂嘗北適燕南之吳越探西山登虎丘航西湖觀濤浙江而還所至有作皆可傳誦有林下風未及中壽卒子穀舉禮部第一人別有傳

倫伯疇

公名文敘字伯疇廣東南海縣人也生有殊相身長七尺頭臚二尺少即岐嶷異常五歲與羣兒戲有術者過而奇之曰此子異日必魁天下自是潛心舉業措詞穎出同列讓之弘治己酉中鄉試是日有彩雲現識者謂栃中當有異人己未會試　殿試俱第一授脩撰進侍講諭德充　經筵講官語多規諷同考會試再典應天鄉試所取皆名士如楊愼唐皐其最著者校士

北還俄途中遘疾甫抵京復命尋卒得年四十有七公天性純厚德器溫粹居家篤于孝友喜於濟物弘量深藏與物無競而心迹光明絕無詭隨之習人方以公輔望之乃中道而隕士林惜焉爲文宗韓柳詞氣悠長婉轉觀者以爲如其人云子以訓會元及第南祭酒以諒解元進士南通叅以詵南禮部郎中

許廷美　許廷綸

許讚字廷美河南靈寶人吏部尚書襄毅公進子也登進士授大名府推官入爲監察御史襄毅位冢宰讚例當避臺秩改翰林編脩時逆瑾擅政怒襄毅不已附誣以他事矯詔罷之出讚爲臨淄知縣丁襄毅憂服闋陞浙江按察僉事歷陞浙江左右布政使召爲光祿卿轉刑部侍郎拜尚書是歲議郊禮分合讚上疏曰分祀者致嚴辯之道也合祀者通功用之妙也昭格天

地不在禮文而在淵德請愼玆大典先是揚州
商表英者　武廟南狩錦衣指揮施枯權瑺勢
矯詔籍其家至是英妻訴閽屬讃訊理權者日
偵伺鼓釁爲挾持計讃不爲動竟寘恭重典當
是時復有薛侃迎　親藩之議詹啟訐詮部之
詞張紳之薦劾朝紳劉永昌之誣詆省閣皆事
關國紀連及大僚甚衆諸司恐慴失措讃從容
裁决持法甚平　上悉從之而縉紳賴以安改
户部尚書河南軍餉舊允於大名府小灘有意

改他鎮者讚曰利不百不變法乃今增益創置

勞費且十倍勿改更又有議令有司積穀備荒

以多寡爲殿最者讚曰預備既有倉今舍此而

別積穀徒增苛歛勿從便兵部議與甘肅屯田

發銀三十萬兩讚曰兵弱虜强士不得哄徒損

國儲非計凡所規措務循舊則數報罷新議曰

毋徒狥名貽害也以鹽法久滯疏陳諸弊列通

商事宜皆經久可行聞母病疏乞終養不允令

給驛歸省時吏部缺尚書廷推數人皆不許

詔特起讚侯服闋涖事既至乃首疏決壅滯公
薦舉復久任停無故改調之途抑奔競濫陞之
習　上皆嘉納後屢加官至少保辛丑　廟災
引咎乞罷詞甚切　詔許致仕給驛歸　上雖
從其請而意不釋吏部復缺尚書廷推數人又
不許仍起涖事至則條奏諸弊政及上安邊方
略數千言以一品六載考績加太子太傅尋命
兼　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乙巳　太廟成
加少傅無何疾作乞休賜歸賚錫甚隆卒年七

十有六好著述老而不倦所著有松臯集續集讀史詩論五經臆說三曹奏議若干卷弟誥字廷綸弘治乙卯與兄讚同舉於鄉巳未進士選户科給事中清理延綏倉塲簡閱精嚴不避權貴有苗中官者出督三邊貪縱罔法即劾其狀陞刑科右給事中屢疏時務均考察便解納備要害數事正德初　朝廷以舊德起襄毅爲大司馬誥例宜避言路改翰林院檢討襄毅爲太宰直弗婟阿逆瑾忌之欲納交以通誥絶跡瑾

門瑾大怒矯詔黜襄毅藉罰邊儲三百石寘諸廣西全州判官襄毅卒歸制終臺中交章論薦遂起爲尚寶丞復疏病還嘉靖改元復起爲南京通政司參議時講理學者北稱詰南稱王陽明故詰入南都一時江南士人多趨席問難咸傾心焉以輔臣薦改侍讀學士爲　經筵講官上緝熙聖學四事一曰測圖書以明道源二曰主聖經以求道是三曰辯諸儒以祛道惑四曰屏禨說以防道害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

事因災異上乞察天道以明治道疏 上納之
先是 文華殿有孔子塑像 上欲從古易以
木主詰乃以所著道統書上之 上悅即撤去
舊像立皇帝王師入主南向周孔二主東西向
命輔臣與詰九人瞻拜主前面諭之曰朕奉先
聖先師于此庶起敬慕以遜志于學卿等其罔
朕棄復命各爲講章以進詰衍中庸喜怒哀樂
章以進入講 上謂詰欲以一人之情通天下
之情所言良是自後月朔望 上必躬祭事畢

物必賜誥以爲常辛卯　上開講無逸殿宴幽風亭誥與焉明日以無逸篇中宗受命敷之講義以進謂民者天之心天心不離乎民中宗以天命度其身以身治其民所謂欽重天道永保天命也　上善其說擢吏部右侍郎時天下入覲誥門戶清肅人無私謁乃具奏以戒諸司上從之尋擢南京戶部尚書誥與贊居兩京司徒又出襄毅公後父子兄弟並至八座前此未有縉紳榮之復上疏乞休不允甲午春二

誥將朝賀入京忽一夕痰疾作卒年六十四其
著作論道語非茍作者

王麒　　滕子冲

王麒鳳翔人生七歲父琰令就學即若成人年十三四爲知府張本濟所愛曰使讀書不輟不數年天下無書矣中弘治巳未進士除知吳橋以法令飭治民敬畏之不三年爲州守詿誤罷歸鳳翔時年尚銳也即脫棄世事日徜徉里閈奕碁賦詩若將終身客至不拘有無必置酒欵洽雅歌投壺晏如也年六十有六卒康海志其墓曰弘治初關中葢有才子焉言出而成文筆

挺而思運諸關中英俊之士莫不以爲難能望
望馬不敢與之抗見其文覩其誦述目動口嚅
心服志報者十恒八九吁亦奇矣
滕公名霄字子冲建安人籍濟陽登弘治壬戌
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脩轉脩撰預脩　國
史進講　經筵陞司經局洗馬霄清慎敦厚爲
文純正典雅一時翰學咸推重之所著有九川
文集若干卷

唐子畏

唐六如先生寅字子畏一字伯虎吳縣之吳趨里人以諸生舉鄉試第一當赴會試而有所同載者以賄主司得題事株累罷爲吏謝弗就先生材高少嗜聲色既坐廢見以爲不復收益放浪名教外嘗一赴寧王宸濠聘度有反形乃陽爲淸狂不慧以免卒年五十四先生之始爲詩奇麗自喜晚節稍放格諧俚俗冀托於風人之指其合者猶能令人解頤畫品高甚在五代北

宋聞

王文成

公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成化間進士第一南京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世寧孫燧同舉鄉試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未幾請告十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初瑾亂政首抗疏乞誅瑾瑾怒杖公

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居夷力學德業益進四年陞廬陵知縣明年瑾誅陞南京刑部主事十一年官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當是時宸濠蓄

畀謀江以西山谿劇盜四出刼焚官府基獄囚
近省輔臣相觀望久之賊至數十萬十二年兵
部尚書王瓊薦公于　上賜兵符命公討賊提
督軍務兼巡撫地方日夜練兵得精兵數十萬
是年茶寮賊大起　上命三省會征公進兵賊
大潰盡殪之又屢平虔吉巨盜郡人立生祠祀
公四月陞副都御史敘子錦衣百戶公班師至
贛開書院講學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勘事福
建道經豐城聞變返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

賊發檄召知府邢詢等兵進攻南昌破
之時宸濠出圖南康九江安慶返顧巢穴公迎
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未幾諸奸佞
江彬等導　上南巡且忌公功欲去之公深機
曲筭內戢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厲將士
日夜如對勁敵宸濠竟得伏誅　內閣大臣素
惡王瓊亦忌公咸不悅久之不賞嘉靖改元
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
務雖封賜爵號竟不與鐵券歲錄一時勤王諸

臣廢斥殆盡公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
者竟格不行已而大臣交薦公嘉靖五年田州
岑猛叛兩廣聚兵討之已而黨與盧蘇王受再
叛嶺南大困起公代姚鏌公至開示恩信班師
撤旅蘇受來歸田州悉平復移兵破八寨等賊
捷聞桂文襄忌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亦病乞
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公擒宸濠紀律不臧奏
捷誇張已甚及斥公學術不端懐士習乞削奪
官爵　上不允但停恤典子不得嗣封公英敏

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密
對客咲談萬衆遄集擒酋斬馘獻凱轅門左右
尚不知也鳳洲筆記評公詩曰新建雄畧盖世
雋才逸羣詩初銳意作者未經體裁奇語間出
自解爲多雖謝專家之業亦一羽翼之雋也

桑民懌

公名悦字民懌蘇州人也家貧亾所蓄書從肆中鬻得讀過輙焚棄之敢爲大言不自量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況原遷而下弗論也而更非薄韓愈氏曰此小兒號嗄何傳問翰林文今爲誰曰虗無人舉天下亦唯悦其次祝允明又次羅圯悦髻椎而補博士弟子部使者按水利下邑悦前謁之書刺江南才人桑悦博士弟子業不當刺又厚自譽使者大駭已問知悦素迺延

之校書而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即索筆請
書亟誤使者大悅服折節交悅矣十九舉鄉試
再試禮部奇其文至閱道統論則曰夫子傳之
我縮舌曰得非江南桑生耶大狂士斥不取時
丘濬爲尚書慕悅名召令具賓主巳出巳文令
觀給曰某先輩誤悅心知之曰公謂悅爲逐穢
也耶奈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生試更爲之
歸誤以奏濬稱善巳令進他文濬未嘗不稱善
也嘗餽悅以狍項悅詣謝濬曰狍項美何如生

固甘之不對曰使悅嘗尚方芍藥餌所不足甘而一飩項何如草具哉悅名在乙榜請謝不爲官俟後試而時竟以悅狂抑弗許調邑博士悅爲博士踰歲而按察視學者別丘濬濬曰吾故人桒悅幸無以屬吏視也按察既行部抵邑不見悅顧問長吏悅今安在豈有恙乎長吏素憾悅無恙自負不肯迎耳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連宵且雨淫傳舍圮君妻子亾暇何候君按察久不待更兩吏促之悅益怒曰君眞無耳者即按

察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爲若期三月先生來不三日不來矣按察欲遂收悅緣濬不果三日悅詣按察長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分不當得跪耶悅前曰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豈踰大將軍而長孺固以賢於悅奈何以面皮相恐寥廓之士哉悅今去天下自謂明公不容悅易解耳因脫帽徑出按察度以巳乃下留之他日當選兩博士自隨悅在選故事博士侍左右立竟日悅請曰犬馬齒長不能以筋

力爲禮亦不能久任立順假借且使得坐即移
所便坐御史聞悅名數召問謂曰匡說詩解人
頤子有是乎曰悅所談玄玅何匡鼎敢望即鼎
在亦解頤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
令坐講少休悅除襪跣而爬足御史不能禁令
出尋復薦之遷長沙倅再調柳州悅實惡州荒
落不欲往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
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爲柳州歲餘父喪
歸服除遂不起居家益任誕褐衣袜製往來郡

邑間

張光世

張鳳翔字光世號伎陵子陜西洵陽人生而異質姝才目羞日短睬然暗處則反明燈月之下猶晝也故其書寫晝必遮障而後親也字左手橫書之興到筆飛瞬息滿紙李夢陽擧之鄉也盖與光世同榜云先是西涯公遺提學石淙公書曰今年榜張潛冠乎石淙公荅之曰設無李張二生潛不後矣及見試錄名第西涯公嘆且服曰遂老知人是時光世角尚丱業已夢寐屈

宋步追班馬小視褒雄馳騁騷賦落筆千萬言奇字爛錯綺文輝奕觀者咸謂子安再生文考復出既至京師王公大人翰卿唫客訪造其門求其面識者殆日無虛也於是聲名出李上然光世不以自居未始不凡事李而讓其精也及舉進士與李同部見其面黃憂焉居無幾晴亦黃察其身又黃問曰光世不病疸乎光世乃手是告休沐卧西山巖菴中李忖其非計遺之詩有曰石髓遇不識黃精春始花洞中日月然

食勝丹砂光世于是乃移入城居無何卒年三十歲耳子安二十九文考二十四先是人以二子擬光世不識乎李於是作哀鳳之操鳳之來兮爾胡爲兮牛有皁兮雞有棲鳳兮鳳兮今何歸傷哉命兮我心悲是時李夢陽與曹縣王崇文亦部寮寔經紀其喪事焉考功輯其遺文七卷屬胡蘇州板之行然散佚者不少矣於乎嗇其年復忌其文哉

朱升之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也童時即解聲律諳詞章十五盡通經史百家言下筆為文馳騁橫放鋒不可攖然承父師矩矱之教也乃著申臆賦以見志年二十三舉進士時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姑蘇徐禎卿顧璘濟南邊貢儀封王廷相湖州劉璘迭倡古文辭應登乃與並奮競騁力紹正宗刋落近語卓然以秦漢為法詩則上準風雅下采沈宋磅礴沈鬱聿與一

代之體四方篤古之士影附響臻執政者顧不
之喜惡抑之北人樸耻乏黼黻以經學自文曰
後生不務實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
承弊習常方工雕浮靡麗之辭取媚時眼見應
登等古文辭愈惡抑之曰是賣平天冠者於是
凡號稱文學士卒不獲列于清衘乃應登則拜
南京戶部主事陰欲困之顧留心錢穀益亨於
官而其學愈淵飫醇探黼程猷經用噴英摛華
聲起郎署間矣陞延平知府問民疾苦講畫疏

剔蠹征減費山郡頓甦暇則延六邑之士談經論藝亹亹不倦治行爲諸郡最居無何京口楊一清掌銓收拔才望遂擢陝西提學副使先是楊一清督學時創有正學書院以萃諸生應登拔秦士高等於其中置官設約資餼給衣至者且數千指雍容接引出所藏書相與講究風教大行秦士翕然奮起其所成就視一清時爲尤盛開封守顧璘忤鎮守太監廖意爲廖所誣奏建入京應登上疏曰臣入關過大梁見墟中人

道其守璘治狀如某事如某事雖昔所稱龍圖不是過臣方謂璘當首蒙擢用以爲理人者之勸而後來傳者曰璘遠矣臣去大梁不三月璘逮奚罪也得亾有文致之者乎願　聖明一察臣言璘不勝大幸即臣言妄臣甘與璘同罪臣昧死言疏往會顧事已白不果上應登性高朗介直不解假詞色於人時時失人意甞在宴次賦詩有客在側竟日不得交一言故一時飛語自顯貴騰起各快讒嫉恨不即置之穽幸例調

滇藩尋陞布政司叅政遂長嘯乞骸得請歸年
五十卒於家其考律曆推運數精思玄詣詮極
底奥不但以文辭名世而流覽古今橫睨宇宙
視軒冕直芻狗耳世短事悠齋志中奪今所傳
僅有凌谿集十七卷

劉士亨　馬浩瀾　張靜之

劉泰字士亨錢塘人

馬洪字浩瀾錢塘人鳳洲筆記云士亨錢塘名俊蚤絜高胎所作歌詩宏富清新然未脫宋元之習浩瀾少出其門尤擅詞學燁燁勝之

張寧字靜之嘉興人舉進士累官禮科都給事中有名　上面慰期大用之未久　上崩而當道者負宿怨乘間出寧爲汀州守引疾歸李鳳洲筆記云靜之既離瑣闥旋就乞身追念舊恩

愴然興涕歌詩本具才敏因鮮沉思大槩一時之雄也

魯振之

公名鐸字振之湖廣景陵縣人弱冠以文名弘治壬戌舉會試擢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孝廟實錄　武皇即位詔諭安南鐸充正使賜一品服以行比至宣威正禮盡卻所餽遷司業轉南祭酒改北立教以理道爲主南北士多所造就謝病歸作巳有園爲投老計嘗著有園賦詞林誦之嘉靖初刑書林俊謂經師易得人師難得鐸清純簡重與謝鐸相同宜用　孝宗

起謝故事庶重道尊師同符前代一時內外交章論薦竟不應年六十七卒　朝廷賜祭葬謚曰文恪鏗鏗文章節槩天下推重居鄉以身化人巨盜聞其名亦不敢犯所著有使交諸稿藏於家

康德涵

公名海字德涵陜西武功人弘治初舉進士第一議者謂其廷試策爲本朝第一本朝文章至成化末益庸靡海既有俊才遂與何李邊王輩興起爲古文扶衰拯溺有力焉然性豪放不閑小禮恃才凌駕人人多忌之會劉瑾惡李夢陽海與夢陽善因往說瑾以脫夢陽及瑾敗人遂指海爲瑾黨罷去不復用海益縱聲妓恣遊山水讀書爲文立名於時故海雖廢而名益著彭

幸菴嘗欲薦之海答書以見意曰數年不覩光範偶辱過問感灼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因公知我厚故不避訶責輒布上左右惟公察之聽之僕自庚午蒙詔之後即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酩酊爲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不信於鄉人妻子奴僕也蓋素性疎懶偶因官秩羈縶數年若招豚擘鷹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實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驍傲無狀如彼即或奮然有攘臂之意隨

徬自笑以爲狂奴猶爾卽又飲酒散髮踑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雖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可奪也況數石之粟半幅之紙乎僕自幼支謾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 先皇帝寬仁大度卽自私擬以爲臯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於今而狂放易言略不修飾至 今上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以爲鄙志當究於此一時交與之士反覆輕易不檢惟僕言是是故謾論譏說略無忌畏日就月將幾躔

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者又補砌所無以
爲眞有使僕含垢於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
同被驅放上辱兩朝作養之恩不累先人獨介
之業生平微志付之穢塗情苦心局不復自愛
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冀之事與蔡雝卻九錫
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得含垢冒污而成致
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即宗元有不
同於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
規雝之操而迹厠宗元與九錫之間仁人志士

宜於此何如也今僕所憂者在忽有犬馬之疾歿丘壑之下不得伸其夙心愿悰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用事也蓋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壽瑾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於我我固能談笑而卻之使饕虓巇嶮之人卒不加於我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臣蓋皆耳聞目見而孰知其然方臺諫論列之際出於一時倉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天之不獲則

曰時予之辜僕即非賢者然豈少於商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襍於孫聰曹元輩閒耶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益巳披髮嘯歌至於終身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爲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義曰古人內舉不避親時之可舉不可舉非僕所知也而僕之不才汚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觀近臣者以其所爲主於此使識者苟爲之言則所係於公者豈細哉今僕之不可於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秩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

能加詳聞人之惡輒大罵不已今諸公者皆喜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勤渠閣老門下者以爲賢能僕懶放畏出歲不能一造其戸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僞恭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法事之業而倶呻吟詩文以爲高業見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爲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

彼或未從即拒而絕之以此親疎多怨茍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之彼即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宏不能信之於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訶自入有罪者之籍汚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之志扃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下於中夜竊自歎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舉猶外搆此咒溺今又不儆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二時同黜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汚者然罪

大惡極羞談於婦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莫
不覬幸僕出以爲先容之地而當時宰執又率
祟私愛而乏分别苟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爲喻
是所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爲人而眞明其有
謚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爲不肖者之資
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招
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不肖謂僕
而僕未嘗一日不以賢君子自謂巳如此自謂
而人以彼謂巳葢所謂嘷爾而與乞人不屑者

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悃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則信其爲肝膈之實慨然憐我體我矣海年八十餘以壽終子栗字子寬亦有異才能詩詞不第早卒

何粹夫

公名塘字粹夫河南懷慶人弘治鄉試第一壬戌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流賊起上言袪賊三事逆瑾專政乞休歸瑾敗復職以經筵進講納諫謫開州同知陞東昌府同知乞休歸嘉靖初起為山西提學副使服闋改浙江提學副使陞南京太常少卿正卿南工部右侍郎改工部左侍郎隨改戶部改禮部右侍郎乞休尋陞南京右都御史卒年七十塘資稟高明孝

友端潔早歲勵志躬行剛忍固執毫髮不差不義之財一介不取不義之事一切不為眞率恬淡與造化同適外無僕從內無妾侍不蓄玩器不壑池園不樹亭榭于書無不讀醫卜術數皆潛心通曉所著有陰陽律呂管見儒學管見醫學管見等書皆行世云

王子衡

公名廷相字子衡河南儀封人弘治壬戌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時方有邊警閣試擬經畧邊關事宜疏廷相郎明指利害陳權宜振刷之策疊疊數千言當道者覘其有經濟才授兵科給事中父疾疏歸起復謫判亳州陞高淳知縣授四川道御史巡塩山東裁勢豪私販之弊巡按陝西貪吏望風解去鎭守廖太監煽虐關中廷相隨事禁革廖銜之會中官陷搆下獄謫贛榆

丞陞寧國知縣淞江同知四川提學僉事山東
提學副使湖廣按察使山東右布政巡撫四川
覃威布信撫輯有方夷沙保向信倡亂日久廷
相往剿平之宥降散衆夷境遂安陞兵部右侍
郎督修邊墻尋　詔還陞南京兵部尚書華內
外守備各監局科尅役占諸弊以魏國公守備
年久宜如各處文武官推代奏入　上遂更置
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書督十二團營兼
掌院事慎選差明憲體以臺政分條類奏　上

允行考滿加太子少師其於營務修舉廢墜明
作士氣無敢私役科害者會吏部一考察京官
兩考察外官皆簡覈當去留奔競歛跡辛丑罷
歸柢家閉門讀書對親友不言宦蹟時遊東園
會客葛巾野服訢訢焉廷相德器弘粹氣稟剛
大修身立學以聖賢自期不事浮藻旁搜遠覽
上下古今唯求自得無所循泥灼見其是雖古
人所非者不拘灼見其非雖古人所是者不執
立言垂訓根極理要多發前賢所未發焉涖官

以忠誠事上以公直率下沉毅先物深毅決謀期於有濟遇大事不動聲色處決自得其當事已濟竟不言其所以尤善御小人雖秉道嫉邪無所假借然不輕發必伺其便而決去之使不得逞人謂狄梁公不是過也有家藏集若干卷